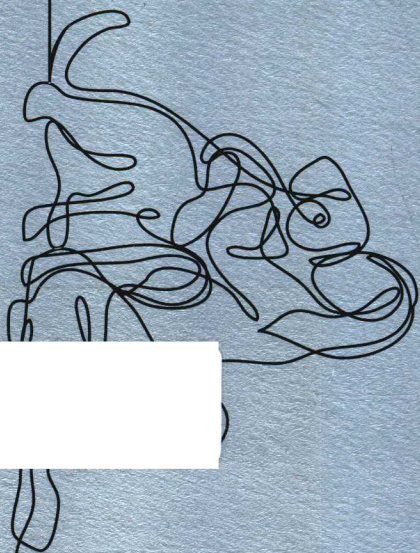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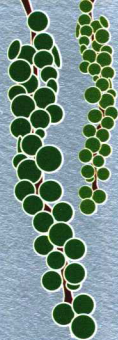


狗与  
花椒树女王  
口述史

王静文  
著



You Are My World

狗与  
花椒树女王  
口述史

王静文  
著

*You Are My World*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狗与花椒树女王口述史 / 王静文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3

ISBN 978-7-5596-2840-4

I. ①狗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78691号

## 狗与花椒树女王口述史

作 者: 王静文

产品经理: 卿兰霜

责任编辑: 孙志文

特约编辑: 刘丽鸿 王周林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

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56千字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8

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840-4

定价: 42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7933435/64243832

目 录

楔 子

-1-

第 一 部

死 于 春 季

-3-

第 二 部

赫 尔 辛 基 的 夏 天

-87-

第 三 部

罪 与 赎

-193-

尾 声

再 会

-249-

## 楔子

我是一条纯种的瑞士牧羊犬，叫“泰山”！

当然，我还有很多小名，这些名字因为她变幻莫测的心情而异：宝贝、疯狗、甜心、帅狗、坏蛋、神犬、乖狗、好孩子、捣蛋鬼、淘气包、天杀的、胆小鬼、我的妈呀……不一而足。

从这些名字，你可以知道，人类的情绪，特别是女人的情绪，比狗狗复杂混乱多了。而我其实是一只极为简单的狗：吃、睡、玩。这三大要旨是我狗生的全部追求及意义。作为一只狗，我恪守最重要的一项原则：她是我的主人，他是我的玩伴。所以，有时候，极为无聊，我只会去解开他的鞋带，或者用牙齿和他的脚后跟交流，以催促他和我一起玩耍。但是对她，我只用眼睛而不用暴力。我这么做，是因为我爱她。

我爱她，这种爱，是你们人类的理解力远远不能抵达的。

我知道“坐下”“趴下”“过来”“吃饭”“尿尿”等初级指令；我也知道各种中级指令，如“握手”“待着”“闭嘴”“翻滚”“出去”“叼过来”“爬过来”；我还知道另外一些高级指令，如“擦擦”——进门前摩擦地上的垫子，发出声响，以让垫子高兴；“关门”——进门后用双腿搭在门上，使劲一扑，发

出“嘭”的一声，以让门高兴；还有“眨眼”这种顶顶高级的指令，在我的她需要做出判断的时候，我需要眨不同的眼睛来表达我的意见，以让她高兴。

对于高级指令的执行情况，完全要看我的心情，如果那一天我吃好、睡好、玩好了，大抵都能顺利完成，因为我除了能准确无误地通过人的眼睛、语气、表情和身体语言感知人的情绪外，也有自己的情绪。

最重要的是，我还知道我的宿命。

第一部

死于春季



## ◇ 一丁

我婆婆在我们结婚六个月后自杀身亡。

已经持续了六个月的新婚蜜月生活，没有如我所愿地继续下去，甚至没有遵照常规物理运动规律——逐渐减速，缓冲，最后缓缓滑行，再停止，却是在某个清晨一通电话之后戛然而止，没有暗示，并无前兆。

《圣经·旧约》提到，身体发肤，皆是上帝赐予的，人是上帝创造的，只有上帝才有资格收回。自杀的人，按照犹太教的规定，只能被埋在犹太墓地的院墙外。

我婆婆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，为什么她能从堪比地狱的集中营存活下来，成为一大家子中的唯一幸存者，却不能面对现世的生活？这可能成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。

我的新婚生活，很快就陷入了另外一个谜：我婆婆自杀后，我和他，我们一起，用了三个月的时间，证明他完完全全阳痿了。

## ◇ 泰山

在我们仨生活的这个窝里，有很多事情，都不公平。

我一天只吃两次，他和她吃三次；我只能躺地上，他和她却躺沙发上；他们能指挥那有四个轮子的铁家伙带他们出去玩，有时候带上我，大多时候不带；我夏天不用床，冬天睡在垫子上，他和她总睡在一个房间里，这房间的门有时候开着，有时候关着，开着的时候，只要我一进入，就会收到“出去”的指令——意思是那房间里不需要我。有一系列的“指令”，在我一岁以前被她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：那时候，她每天和我玩三次，每次十分钟，她不断地重复这些指令，如果我行动正确了，就会获得一颗我超级喜爱的鱼丸，鱼丸成了我的魔咒——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的耳朵密谋我的身体，一起背叛了我，它们对她给出的指令形成了条件反射。

作为一只四条腿的狗，在这个人类主宰的世界上，我有很多疑问：为什么我不能一天吃三次，并像他们一样坐到椅子上？为什么我只能躺地上或院子的草坪上而不能躺沙发上？为什么我的爪子不像他们的爪子一样，可以握着那个圆圈，指挥那有四个轮子的大大的铁玩具，滚到我想要去的地方？为什么我们不睡在一起，而是他们睡房内，我睡客厅……

仔细想想，种种不公，都是小事，另有件大事，让我抓狂：有时候，半夜从他们睡的窝里传来女人忽高忽低的惨叫声——狗从来不撒谎，那次她穿着细高跟鞋，踩了我的尾巴，钻心的

疼痛也没让我那么抽冷气。女人用各种高低音刺激我的耳朵以后——这耳朵比人类灵敏几万倍——他总会号叫一声作为结束。

恐怖的声音之后，忽然就安静了，就像我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先祖所能感觉到的密林深处暗夜里的安静——别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，我的皮毛依然能感觉到旷野里自由的风吹过黑夜，我为自己的纯种血脉相传而感到自豪。

作为一只狗，我会时不时地做梦。我的梦境里大多是带肉的骨头，偶尔会有追猎的战栗快感，最讨厌的是梦见那只灰色折耳猫，因为它总是轻而易举地上树、翻院墙、爬房顶，到达一切我不能到达的地方，而且它还能轻而易举地进出我的领地，这让我抓狂，所以我梦见它的时候，表现的症状为白色眼珠乱转，四肢痉挛。

一开始听到她惨叫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她在做梦，但随即确切地知道那不是梦，是因为除了听觉，我还有优异的嗅觉：她哭叫完，到他号叫的时候，我会闻到一股汗味加另外一种奇怪的气味透过门缝飘散出来。

她刚开始悲惨哭叫的时候，我总冲上去，试图救她，可无论我怎样抓门、怎样急乱狂吠，门就是不开——门究竟算什么东西？不得而知！总之，它是世界上最扯淡的东西了，因为它阴险狡猾，阻断你的视线，却不能隔绝你的听觉和嗅觉。要是栏杆或者围墙，甚至荆棘，对我来说，就不是问题了。

这算什么？我们仨生活在一个窝，本来就是一个团队，要互相保护，他们怎么能不让我尽职，做我应该做的工作？

女人每晚和我说晚安的时候，我都用眼神乞求她：求你今晚别哭叫，要是你那么害怕，就开门让我来保护你。可是，女人看不懂——为什么我如此深爱的她会看不懂我的眼神？这真是无解的难题，人类喜欢不断地说话，而我一辈子都在无声地教她和我的眼睛以及身体语言交流，这才是交流的最高境界。她打着哈欠，吹给我一股薄荷味，说着晚安，低头来摸我的长鼻子，讨厌的头发散下来，还散发出刺鼻的气味，落到我的眼睛上、耳朵上，痒痒的。他和她的身上，总是有各种奇怪而变化的气味，他们明明鼻子不够灵敏，却要把气味这件事情搞得那么复杂，完全是自找麻烦！

而我，虽然有灵敏异常的鼻子，但是我的气味总是不变的，我为此骄傲。还有一件让我顶顶烦恼的事情——他们一定要互相发出各种声音，好像不能白长了耳朵和嘴巴，他和她，他们俩都说话，说不少的话，这件事很愚蠢，要是有一天我开口说话，那才真是自降身份！

他经常会失踪一段时间，然后又回来找我们玩——我知道他是独自出去玩了，每次他回来，身上都有不同的人留下的千万种气味——他消失后来找我们玩的第一晚，她必哭叫，他必号叫。

他不撒下我俩独自出去玩的时候，总是起得早，归得晚。她常睡到太阳透过窗户照到我的屁股，总要等我进她的房间，用我的长鼻子拱开一层讨厌的毯子——她为什么不像我一样，长满漂亮浓厚的白毛？这样，虽然夏天会比较热，但是冬天一

一点也不冷——舔她的脚丫子好多次，她才会起床。我舔她脚丫子的时候，她有时候一动不动，有时候咯咯乱笑，有时候会踹我的鼻子，喉咙咕噜噜地发出声响，我知晓那道没有被清楚发出声的指令是“出去”——房间里不需要我。

早上去舔她的脚丫子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，因为我喜欢极了她脚丫子的味道！

那天是例外。太阳刚出来不久，他从这个我不能进去的房间里出来，手里拿着那个黑色的小盒子样玩具——那样的玩具，她和他各有一个，她和他都异常喜欢它，经常长时间地抚摩它，胜过抚摩我，但是他们一直不让我碰，我一直想尝尝它的味道，即使并没有闻到什么特别的味儿。当时他几乎没有说一个字。几分钟后，他们俩一起离开了，半夜三点才回家！我守望了一整天，非常愤怒：那是第一次，我们仨在一起以后，他们一起出去玩这么久，却没有我的份儿！

当然，这中间，我也很忙：先在院子里赶了十回猫，对着墙外经过的狗狂吠了七次，然后刨了五个坑，撒了三泡尿，最后咬断了两根塑料管子，对了，还拉了一泡尿。我的水盆早已滴水不剩，而我饥肠辘辘。

他们回到家，男人立即进了洗手间，女人居然忘记抚摩我！要知道，我们仨之间有不成文的规定：早起、晚安以及外出回来，都要互相热情地抚摩，表达问候与想念，我的尾巴还会不断地摆动——他们俩不长尾巴，是个天大的错误。狗的尾巴除了摇动表示喜爱，还有其他很多用途：比如内疚的时候垂

下，夹在两腿间；兴奋的时候是上翘的；剧烈奔跑的时候也是上翘的——剧烈奔跑总让我兴奋——但是如果忽然想停止，就可以打圈减速，这种减速方式完美至极；如果是在上坡的时候，尾巴是左右摇摆的，这时候不是为了取悦谁，而是要保持身体的平衡……

她除了忘记抚摩我，还忘记给我加水、加食，直接坐到沙发上。我先是用眼睛盯着她，无果，再用舌头舔她，还是无果，最后我的喉咙发出些抱怨，依然无果，我开始用牙齿去咬她的脚后跟，这是我能表达的最强烈的抗议。女人用旧有的伎俩，罚我坐在角落，并发出“待着”的指令。

我重重地把自己摔在女人面前的地毯上，长叹一口气。有时候她很在乎我，在我叹气的时候会问：“宝贝，怎么啦，你需要什么？”但是今天她只是闭上了眼睛。我重重地趴在地上，把头搁在我的前腿上，这时候我听到那只灰色的折耳猫经过客厅门前的花台——我已经筋疲力尽，明天一定要好好收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

那晚我做了噩梦，梦见那只该死的灰色折耳猫变成了六条腿，飞檐走壁，甚至能通过百叶窗的缝，像水一样悄无声息地溜进我的领地，吃完我的食物后，再像流水一样从百叶窗的缝里溜出去，离开我的领地前，它甚至在院里的碧根果树下撒了泡臊尿——这是疯狂的挑衅和粗暴的侮辱。这只流氓老猫，我要先用我的梅花大爪扑倒它，然后用我上下交错的利齿死死地咬着它的脖子，左右猛烈摇摆，直到它毙命才会罢休。

那晚，她没有哭叫，他也没有号叫，这不奇怪，他们可能像我一样，一个星期会做两次噩梦，不知道他们不做噩梦的时候，会梦见多肉的牛骨头还是香喷喷的鸡肉条小吃。

## ◇ 一丁

葬礼举行的那天，是我认识他后第一次见到他的妹妹娜塔莉，她面无表情，深不可测。黑色头巾裹着头发，更突出地映衬了她脸上雪白的皮肤，她有和他一模一样的高挺鼻子，宽大墨黑的太阳镜牢牢地挂在鼻梁上，像是白色骷髅上的两个黑洞。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喜欢去摸他的鼻梁，心里满是喜悦！他能说的第一句中国话是：“我，大鼻子。”我不厌其烦地纠正他：“不，是高鼻子。”

我也戴着墨镜，站在他身旁，在一群高鼻子白皮肤着黑衣戴墨镜的人中间，我滑稽地感到自己的不伦不类，浑身燥热，那种不合时宜，好似冬天的厚毛毯被尴尬地暴晒在夏日的烈日里，这让我的悲伤也因此打了折扣。

该娜塔莉发言了。她手里拿着一张折痕很深的纸，还能看到指甲缝里卸掉红指甲油后的残痕。她高高地站在晴朗的天幕下，有两分钟无法开始，两个黑洞的角度，在我看来，是盯向他的。

他一开始也看着她，然后往我这边靠了靠。我像是那块燥热难当的厚毛毯忽然找到了阴凉的方向，也向他靠过去。

我零碎地听到娜塔莉尖而高的声音，试图刺穿宁静的午后，又仿佛因为用尽了力气，随时会碎裂，跌落。“大屠杀幸存者”“家人”“独自存活”“罪恶感”这些词被重复地说出来，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在艳阳里轻微地打着战，然后忽然往另外一个

方向站直了，我们中间多出的缝隙里吹过来穿过墓园成排柏树的地中海微风，立即卷走了他留在我身体上的温热。拉比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，末了，人们应和着“阿门”。然后，拉比走向娜塔莉以及他，撕破他们的衣襟，娜塔莉开始抹泪。他则僵硬地站立着，那个沉稳锋利却对我无比温和的男人，此刻像被浇筑并冻住了一般，面无表情。

我婆婆的遗体，被纯洁的白布裹着，直接放入了墓穴，他对着一张纸，念叨着什么，众人应和着“阿门”。

娜塔莉用铁铲的背面铲了土，倒入墓穴，他用铁铲的正面再铲了土，倒入墓穴。然后周围的人都抓了土，加上去，离开的时候，每人捡起一块石头，放在坟墓前。

不伦不类的我，也捡起一块石头，放在那堆新土前。

## ◇ 泰山

他和她下午一起回来了，不知道他们去哪里玩了，身上带着奶奶的气味。我以前在奶奶那里待过，她的窝里总弥漫着极具诱惑的甜鱼腥味。我知道，她并不特别喜欢我，在我和奶奶待的那些天里，她不会在见到我时和我互相抚摩，也不会和我说早安和晚安，但是我依然对着她摇尾巴——难道奶奶的眼神不好吗？我是一只雪白的瑞士牧羊犬，我的大尾巴是我整个美丽身体除了耳朵外最精神的部位，这个部位正在如此生动地表达我对她的感情，她为什么视而不见？！

奶奶给我添食的时候，总说：“真是没用而浪费钱的东西！”我不知道那个“东西”是谁，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每次她给我食物的时候，就会提起“东西”，她不喜欢这个“东西”，这很明显。

她不快乐，我也知道。

我冰雪聪明，能从人说话的语气里，把他的情绪听得一清二楚。即使有时候我的她用“不，不，不”在说话，我也知道，她并不是说“不”，早上我舔她美味的脚丫子来叫醒她时，偶尔，她的“不，不，不”里是带着笑的；但是如果我正在咀嚼其他狗狗的便便以侦查他们的性别、年龄、爱好、吃的食物时（特别小的时候，嗅觉还没有发育完全，而经验也欠缺的我，为了确保获得完全正确的判断，会情不自禁地咀嚼那些便便），我的她说“不，不，不”就是非常严厉的了，不听的话，后果会